

怀念我那漂泊在天津的青春

郭明静

去年夏天,天津“掰掰”跳水的新闻火爆全网。今年他们依然在继续他们热爱的跳水运动,虽然热度减弱了很多,但他们的快乐似乎并未减少。看着视频里有趣的天津大爷,曾经我在天津生活的那段记忆也被勾起了。

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,一个人去天津找工作。记得刚从火车站走出,看到类似于泰晤士河边场景的津湾广场和满目的欧式建筑群时,我有种置身欧洲的错觉。彼时的心情多少有些兴奋——那种兴奋是后来我真的到了欧洲以后也没再有过的心情。而当我走上那座见证了天津近代历史、横穿海河两岸的解放桥时,又不禁产生了进入民国场景的恍惚感。这是我对天津的初印象——一座看上去很洋气的城市。

而在洋气的外衣下,给这座城市带来无尽活力与乐趣的天津人却显得有点江湖气。他们天生幽默、自带喜感,好像骨子里都是烟火气十足的乐天派。此外,这里不愧是相声发源地,那些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仿佛生来就有相声艺术细胞。除了特殊的地域特点和历史生活环境的因

素外,这也跟他们大大咧咧,甚至说是咋咋呼呼的豪放性格有关。所以德云社那个段子怎么说来着,“在天津说相声压力特别大,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天津市民所超越!”

虽然是文化名城,但天津不算是古城,不过它是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,并且有“中华百年看天津”之说。作为全中国乃至世界上租界最多的城市,这里处处不乏洋房和西式建筑,尤其是五大道风景区。这里拥有着几千所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,一到这里,便能感受到浓郁的异国风情。路上常有马车载着游客慢晃晃地经过,这份闲适仿佛把时光的影子也拉得平缓、悠长。而夏季时的五大道尤为浪漫:绿荫浓密,鲜花遍道,穿一身碎花长裙漫步此地,一种别样的诗情画意便悠然飘起。那时我每天骑自行车经过这里去上班,我想,这一路上我多少能装几两清爽的风与细密的花香进我衣襟里吧。

说起天津,不得不提少帅府,也就是张学良故居——一座美丽的白色小洋楼。我曾两次到

访那里。当年赵四小姐也曾在此居住,留下倩影挂于墙上供后人瞻仰与想象。我去参观那里时正值文章主演的电视剧《少帅》热播中。每当听到韩磊用略带沙哑的歌声唱出“谁指引柔情相伴烈火”时,我总是不禁感忆张少帅和赵四小姐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——那轰轰烈烈的奔赴,一生追随守护的深情,在大时代的动荡中,既生动、传奇,又让人感到唏嘘……

江湖气的天津人很热心,尤其是天津“活借”!她们像个邻家姐姐,或者说是表堂亲戚。有时她们炽热如夏日骄阳,有时又温暖如冬日火焰,让人感到很亲切。那时我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地小姑娘,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承蒙单位一个姐姐的照顾。她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,从不嫌弃我是外地人,还处处给我帮助,把我当妹妹看待。后来我们一起去日本游玩,再后来我辗转到北京工作,而她有了家庭和孩子,过着上班、一面照顾孩子的生活。我们见面次数逐渐变少,但一直保持着姐妹情谊。

在天津生活时,我一直比较节约。在天津滨

海新区居住的老同学为了替我省钱,把单位新发的食用油都给了我。那晚我们聊了很久之后在塘沽轻轨站告别,各自坐上相反方向的车回去。隔着两条轻轨轨道的距离,我们边挥手再见边用手机给彼此发着信息继续聊天。多年的同学情意,因为这座城市促成的机缘,带来同是异地谋生的相惜与珍重。后来我见证了她的恋爱、结婚、生子的过程,也来回跑过好几趟去滨海新区看她,但印象最深、最怀念的还是那个我提着一桶棕榈油告别她,坐9号线末班车回市区的夜。那晚月色清朗,星光点点,微凉的夜风拂动着我们新鲜而略微酸涩的青春。

这就是我心中的天津,是一出门就能免费听相声的城市,是我出门看世界的起点,是尽管我离开了好几年仍默默关怀我的好友的家乡,是我不会再去那里生活却又忍不住偷偷想念的烟火之都,温暖之城,大爱之地……

卖苦瓜小记

张文竹

最近,一位沪漂在网上分享在上海开荒种菜买菜的视频,获得了众多网友的围观、点赞。看到他的视频,不禁让我回忆起了和妹妹一起摆摊卖苦瓜的往事。

前年暑假,我和妹妹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。一进门,我们就被院子里的景象惊呆了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。原来,为了种好苦瓜,爷爷在院子里用废旧的木棍搭了满院子的木架,从东边的棚子一直延伸到西边的院墙。现在木架上爬满了苦瓜藤,宛如一个天然的凉棚。

那是一片怎样的绿色呀!翠绿的藤蔓在木棍间肆意攀爬,无拘无束。金黄色的小花零星地点缀其间,让人心生爱怜。藤蔓密集的地方,密不透风,把院子遮蔽得严严实实,看不到一点儿蓝天;藤蔓稀疏的地方,能看清像手掌一样的叶子,干净水嫩,甚至可以看清上面的经络。晴天的时候,阳光就会透过这些密密麻麻的叶子,在院子里投下一个个斑驳的影子。更让人感到欣喜的是,一个个嫩绿的苦瓜从木架上垂下来,有的长得笔直笔直的,有的长着长着便卷曲了,还有的调皮地把身子藏在叶子里,只露出一个小脑袋。它们形态各异,个顶个的鲜嫩,用手指轻

轻一招便全是饱满汁水,显示出过分的、近于夸张的旺盛。

这些苦瓜能长得如此俊俏,想必,爷爷一定在它们身上投入了全部的心血。爷爷年轻时就因劳累过度患上了关节炎、风湿病,两腿一直都无法伸直,但一生要强的爷爷却从未停止过劳作的脚步,即便现在已年近八十岁的高龄。这片充满生机的苦瓜藤和那窝被养得肥肥胖胖的兔子,就是爷爷勤劳的见证。

苦瓜长得长,结得多,我们一家人根本吃不完。爷爷就会摘一些送给街坊邻居,剩下的就拿到集市上去卖。一家人都心疼地劝爷爷别再干了,好好享享福,可是爷爷从来不听。我们知道,他是怕给儿女们增添负担。

可是爷爷连走路都需要拐杖,可想而知,装车、摆摊这些力气活爷爷干起来是多么吃力呀。于是,我和妹妹一拍即合,当即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替爷爷赶集卖苦瓜。

为了保证苦瓜的鲜嫩,我们摘苦瓜时起了个大早。看到个头适中的苦瓜,我们就一手紧握着它,一手用剪刀小心翼翼地把它剪下。为了防止“漏网之鱼”,我们把瓜藤检查了几遍,确保

把成熟的都摘完了才把它们装进了纸箱。看着苦瓜装了满满一箱,我和妹妹早已忘记了早起的疲惫。我们把长得有些丑的苦瓜专门放在了一个袋子里,准备便宜处理。机灵的妹妹还张罗着做了个广告牌,只见她三两笔就勾勒出了苦瓜的形象,并写下了“自种苦瓜无农药”几个大字。没想到妹妹还挺有商业头脑,我对她连连称赞。带好收款码、零钱、塑料袋、电子秤等必备的用品,我们就信心满满地骑上爷爷的电三轮出发了。

来到集市,我在卖菜的区域找了个角落,忙着摆起了摊,妹妹则去其他摊位打探了苦瓜的价钱。我们坐在马扎上,准备迎接当天的第一波顾客。可是,半个小时过去了,根本没人注意我们的摊位。只有一个人问了问价钱便走了。此刻,我们的心里就像被浇了一盆冷水,看不到一点儿希望。“万事开头难”,我安慰妹妹:“来都来了,更何况我们的苦瓜这么嫩,一定会有人买的。”在无聊的等待之余,我们时不时挑选着长得最好看的苦瓜,放在摊子最上面,用来招徕顾客。

终于,我们等来了第一个诚心买的顾客,是

一个年轻的姐姐。“这都是我爷爷自己种的,没农药,放心吃”,我边说边打包、称重、算账。就这样,我们的摊子终于有了第一笔收入。接下来,我们就又陷入了无聊的等待,期盼着下一个有缘人的到来。

随着中午的临近,太阳越来越毒,一点儿风都没有。热了,我们就用扇子扇一扇,渴了,就喝几口自带的水。酷热难耐的时候,我们多想去买两根雪糕呀,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。因为我们都心里想着,爷爷要在这里守多久的摊子,才能换我们的一根雪糕呀。

集市上的行人越来越少,我们硬撑到中午十二点,就收摊回家了。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,经过半天的坚守,那次我们的苦瓜只卖了不到一半。回到家后,爷爷奶奶却一个劲儿地夸我们比他们平时卖得多。当我们把卖得的二十多块钱交给爷爷的时候,他却执意不肯要。

那次卖苦瓜的经历,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赚钱的不易。从那以后,爷爷在我们心里便成了英雄般的存在,更成了时刻牵挂的人。

